

清代筆記叢刊
堅瓠集

緒人獲著

十四

卷之五

五

五

堅瓠廣集卷之四目錄

天下中

都鄙

海龍王宅

五明囊

任公示兒書

徐佩死難

王夏兩相國

宦告妬妻

丘鵬妻妬

女俠止妬

劉尹斷姦

韓城召譽

老叟百子

劉魏合轍

罷鎮

顧道民

羊車

牧羊處昭君墓

奎基法師

折柳

日出海門

天關

撒花

舜妃兄妹

火靈庫

黃羅成蝶

人化蝶

屨化鳧燕竊犬

妾化竊

卵生人

市井

鍾離漢壽

掃雪揀花

烏塑像

花姑壇碑

戲白牡丹

任牛行止

馬糞諸王

邢布衣

杯屐異名

舜井

萱

三災石

金叵羅

親家

惡人受報

岳墳靈異

錢陌

風箏

絳帳

甘蔗宜兒食

織女降臨

管城子

水能辟邪

黃六王八

只孫

石中異馬

禱祝有靈

團茶充貢

茶具

食糠而肥

堅瓠廣集卷之四

清 長洲石農諸人獲學稼纂輯

天下中

洛陽為天下中。此古中國也。劉舍人史通謂荊州為天下中。頗有論列。此今中國也。山海經云。諸書謂崑崙為天下中。此蓋言其大。所謂天地之外復有天地也。呂氏春秋曰。白人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蓋天地之中也。皆不可辨。

都鄙

鉛槧云。都者美也。鄙者陋也。詩云。彼都人士。史記云。五穀大夫。荆之鄙人也。以帝王所居。文物整齊。士女閒雅。皆可美者。故其處曰都。民士亦曰都人。以邊陲郊野。風俗疎略。人物醜陋。皆可鄙厭。故其處曰鄙。民士亦曰鄙人。左傳子產治鄭。都鄙有章。

海龍王宅

錄異記。海龍王宅在蘇州。東入海五六日程。小島之前。濶百餘里。四面海水粘濁。此水清無風。而浪高數丈。舟船不敢輒近。每大潮水漫沒其上。不見此浪。船則得過。夜中遠望。見此水上紅光如日。方百餘里。上與天連。船人相傳。龍王宮在其下。

五明囊

續齊諧記鄧紹以八月一日入華山。見一童子。執五綵囊。盛栢葉上露。紹問之。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眼。梁簡文帝云。婦人於八月。且多以錦翠為眼明囊。凌晨取露拭目。雞跖集人於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百草露以洗眼。○荆楚歲時記。楚俗以八月一日。以露研朱墨。點小兒額。為天灸。以壓疾病。今吳俗謂之天救。

任公示兒書

潞安任復菴環以同知禦倭。晝夜力戰。徧身書姓名。曰死綏職也。為二親記此髮膚。嘗見其示兒書云。兒輩莫愁。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嘗些。也有受用。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國也。讀書孝親。無遺父母之憂。便是常常聚首矣。何必一堂親人。我兒千言萬語。絮絮叨叨。只是教我回衙。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倭賊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家。爾老子領兵。不能誅討。蠶蠶裹革。此其時也。安能作楚囚。對爾等相泣聞聞間耶。此後時事。不知如何。幸而承平。父子享太平之樂。期做好人。不幸而有意外之變。只有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箇是而已。汝母可以此言告之。不必多話。四月廿四日。太倉城西伏枕書。

徐佩死難

長洲野志。徐佩以厨役事任大夫。環大夫亦以厨役字之初不異且厚。又焉望其出死力。及倭寇犯吳淞。大夫追至海上。地曰四圍晨食。大夫整旅出過。佩從之。衆咸阻曰。爾館夫何乃從征。佩應曰。吾主官于蘇。而追賊外境。知有君也。吾事吾主而不與俱安乎。乃持刃先倡。旅有不進者。揮刃促之。大夫善射多中。賊佯縮殆。矢盡縱橫舉箭。期在必殺。大夫更以利刃攢逼。佩意大夫不免。獨殿後。以手搏賊。賊執而殺之。以是大夫得免。大夫祭佩文云。嗚呼佩也。生也食予。死也衛予。奇懷異抱。而孰能如桓桓者夫。食焉避難。視爾之歸。顏有餘汗。英魂已矣。正氣不磨。當為厲鬼。殺此羣倭。曠野悲風。胥江落日。老淚如泉。匪私爾泣。

王夏兩相國

古稱刑不上大夫。而明乃誅兩相國。人知王文東市之誅。由於徐有貞。而不知竇始於易儲。人知夏言西市之戮。由於嚴嵩。而不知竇始於立后。世宗既廢張后。屬意於方妃。而意莫決。密問於言。言對曰。臣請為陛下賀。夫天員而地方者也。世宗喜。遂立方妃為后。世宗待宮人嚴。宮人怨。謀弒逆。壬寅某夕。所幸曹妃及寧嬪王氏侍寢。寢

孰宮婢楊金英張金蓮等。以組縊上項。釵股刺其囊。組誤為死結。不殊。金蓮恐走告后。后馳至解帝組。帝乃蘇。趣捕金英訊之。辭首王寧嬪。且曰。曹妃雖不與。亦知是謀。時上病悸。不能語。后以上命曹妃及金英等十餘人磔於市。并收斬其族屬。上愈曰。曹妃我所愛。豈敢生此心。寃之上德后之功。進封其父為侯。然終念曹妃之寃。恨后之妬。而並追當日誤聽夏言之言。欲殺之。至二十六年冬。宮中火。中官請救皇后。上不應。后焚死。言亦伏誅。

宦告妬妻

學圃識餘。正統間。吳郡練從道。綱按閩時。有致仕郡守。投刺晉謁。問其來意。曰。某妻妬悍。自始成婚至今。被渠凌辱萬端。某誠無如之何。故以訴公求治。綱曰。此公家事。我何敢與知。某復懇不已。綱沉思良久。遣吏至其家。請夫人來。吏至。其婦已知。厲聲曰。彼固朝廷命官。我獨非命婦乎。取命服服之。昇至察院。綱據案治事。其婦隨步而入。綱呼卒褫其服。呼其夫出。授以杖。其人持杖遠階。捶擊婦遍體。無完膚。泣拜懇免。綱令具供放之。自後無復故態矣。

丘鵬妻妬

耳剽集載。吏部主事丘鵬妻楊氏。性妬多智。鵬畏之。謁告歸吳。母以未有孫。謀蓄妾。

楊不可。母與鵬憤鬱而死。御史尚維持聞之。遣吳同知令楊自盡。楊鳳冠霞服。手執敕命而出。問曰。奉旨來乎。曰。非也。御史有後命。楊笑謂曰。妾六品命婦。御史七品官耳。敢擅殺人。妾死不難。恐先生亦不得辭其責矣。同知唯唯而退。白御史止之。

女俠止妬

廣莫野語載。一富宦無子。妻極悍。笞死婢妾數人。一隣家頗殷實。有女白。父願嫁此宦。父曰。渠妻兇惡。挺死妾甚多。汝何尋死。女固請。父因達宦妻之。至第三日。妾方梳洗。妻言起遲。上樓梯。口喃喃罵。妾覩其將至。用脚一踢。倒撞梯下。隨下樓。坐其身上。捶打罵詈。且言我年少女子。家頗富厚。豈嫁此老人。只是一大宦家。因你絕了他後。我今打死你。替你償命。着他另娶。言畢。又打。婦求饒命。且發誓任從再娶。宦亦懇求放起。後女生二男。一登甲榜。一鄉魁云。

劉尹斷姦

葭鷗雜識。長洲三尹劉公。為吏通脫。夫人性尤敏辨。一日發審姦情事。夫人自內覘之。劉責治姦夫事畢。退堂。夫人謂之曰。纔所決事。係女之惑男。非男子之咎。汝何苛責為。劉與抵辯。夫人曰。此事難以口舌爭。夜飲後。夫人賺劉出房外。閉戶拒之。不許。

入宿。劉徘徊戶外。欲設法誘而啟之。而卒不能。天明始啟戶。謂之曰。大抵女子立志不移。男子自無由近之。即此以推。可証昨夕之謬斷矣。劉服其明智。遂反招焉。

韓城召譽

益智錄。崇禎丁丑。韓城薛國觀由僉都擢入內閣。時帝以國計不足。與國觀密議。國觀對以外則鄉紳。內則戚畹。在鄉紳者。臣等任之。在戚畹者。非出自獨斷。不可因以李戚畹為言。遂傳密旨。借銀四十萬。再萬二駙馬。各一萬金。而周田近戚不與焉。李氏父子相繼死。追比甚力。李氏盡鬻所有。至折賣所居房。其親中書楊餘洪。周國興。教李氏云。有形之產。既盡。即不上納。將如之何。國觀以其語密聞。年終甄別。遂劾二中書閑位。有旨各廷杖六十。二人即日死。國觀夜歸下輿。見二中書在門內。怖甚。是時戚畹人人自危。後因皇五子病亟。見慈聖。李太後來。甚怪。帝不念懿親。如不改過。將汝諸子都要喚去。皆諸人撰造。傳報於帝。帝大恐。於是停止追比。後李戚畹侯爵而皇五子竟薨。帝遂心恨國觀。欲殺之以謝太后。後給事中袁愷以受賄事列。欵糾之。有旨勒自盡。時辛巳八月事也。

廣莫野語載成化時福建光澤縣民某妻妾十一人生百子多寡不等後叟故諸子爭產告縣有告隨母分者告隨子分者令驚異判云妻有大小子無嫡庶皆照子分給。人生多男或以十計或以數十計業已為奇。況至於百且百子俱全誠宇內希觀事。雖河洛周王曾生百子然王之妃嬪頗多其請名受冊封者止五六十人餘皆花生寄生不足比數。今閩人乃尋常編氓之家而生百子且森然無恙非獨擅昭代之奇。即求之古昔亦未前聞。

劉魏合轍

魏忠賢之兇暴甚於劉瑾而其歲月事跡畧相類。瑾以正德元年逐蕭敬入司禮監。五年八月伏誅。忠賢以天啟元年殺王安入司禮監。七年十月投繯。而其事敗實在八月。瑾贓元寶五伯萬錠。忠賢贓七百萬錠。瑾之初逮發鳳陽司香猶自喜不失作富太監。忠賢亦發鳳陽猶以千輅自隨。瑾欲以八月十五日謀逆。忠賢亦欲以八月十四日謀逆。瑾年六十。忠賢亦年六十。瑾之鷹犬張綵。庚戌進士。由選郎一再遷至吏部尚書。忠賢之鷹犬崔呈秀。癸丑進士。由褫職御史驟列宮保兵部尚書。瑾死時言張綵誤我。瑾欲自立。綵謀立宗室幼弱也。忠賢出都門亦言崔家兒子誤我。呈秀

以兵餉未集。緩十四日之謀也。瑾凌遲於生前。忠賢凌遲於死後。自正德庚午迄天啓丁卯。相去一百十七年。姦宄合轍如此。

罷鎮

明武宗朝。命宦者出鎮。各省刺史以下皆伏謁。得便宜勅奏府縣非法事。氣焰縱橫。可畏。世廟即位。年纔十六。時永嘉驟相。君臣相得。每上殿。輒賜繡墩。命坐。一宦者過殿下。永嘉故改容起立。世廟注視良久。明日竟罷鎮。曰。張先生猶畏此輩。況其他乎。萬曆二十六年。有詔加稅。諸省府黃頭使者。旁午于道。武康太守孫寶秀。為中使誣奏。檻徵京師。其妻怖死。寶秀以科臣申救。獲免。吾蘇監稅宦者某。于六門設稅吏。凡負擔出入。必稅幾文。致葛誠以蕉扇一揮。擊殺其監。隨小閹。稅乃得罷。故世稱閹監之禍。如毒藥猛獸。惟恐遇之者然。

顧道民

張元長先生大復筆談載。江上顧道民。往來常潤間。與一人面善。見其子母相抱。哭甚哀。道民問其故人曰。吾父小逐什一于下邳。有傳言父卒死。而家窘甚。不能遂赴所在。故悲耳。道民慰之曰。姑自寬。明日當有的耗。後日道民來報。汝父無恙。又出其

父手書。欵慰而去。道民日行六百里。頃刻能噉百器。又能數日不食。其異如此。○鄭桐菴先生嘗為余言。虞山顧道民遇異人。授一小鐵船。一呪能日行三十里。每摘生荔枝噉。錢牧齋陸孟鳧後以貪心為人誘去其船。然咒術尚可行數百里。崇禎己巳京都有警。撫軍曹文衡檄兵憲錢繼登勤王。撫軍開門使道民賞文往宴。東門未闕。回文已到矣。此桐菴先生輩所目睹也。

羊車

史稱晉武帝平吳之後。荒於遊幸。宮中乘羊車。任其所適。宮人望幸者。以鹽汁洒地。竹葉插戶。冀欲引羊。然羊性狼劣。實不能駕車。考隋輿服志。羊車一名輦車。護軍羊琇私乘之。司隸劉毅劾其罪。其制如輅車。金寶飾。紫錦幘。朱絲網。馭童二十人。皆兩鬟髻。服青衣。取年十四五者。謂之羊車小史。駕以果下馬。其大如羊。武帝所乘寶此車。非真以羊駕車也。插竹洒鹽。殊為傳會。

牧羊處昭君墓

漢時蘇武牧羊處。則今陝西銀番衛也。山因以蘇武名。廟在雁門關之外。王昭君嫁匈奴。其墓所則今山西大同也。李陵臺乃在今昌平州。然則古所云絕域。今皆在版

圖為衣冠往來之衝要。不亦盛乎。

奎基法師

李君實日華紫桃軒雜綴載海上老僧號休如者。與余言奎基法師尉遲敬德之子。年十八有絕力。每出以三車自隨。一載醇酒精饌。一載女樂十餘人。一載兵器。而自與壯士錦袍花帽。以騎從。遇所欲留處。縱飲至醉。擁女樂遍幸之。而後與壯士運矛挺槊。搏刺自快。率以為常。玄奘法師自西域取經回。欲立賢首宗旨。而難其堪授者。一日請於唐文皇曰。大唐國中。能承我法嗣者。尉遲子耳。帝命敬德令玄奘剃度。奘為開示數語。即盡棄其習。而精研宗乘。然性廓落。不知有戒律。饑則恣飧。飽則鼾睡而已。一日行脚買牛肉啖之。而掛其餘於錫端。至一刹。乃宣律師所住也。留之三宿。別去。宣律師平日受天供。不御人間食。至是天供三日不至。奎師行。天人復來。宣律師曰。日來為粗行者腥穢所觸耶。天人曰。不然。我輩嶽瀆小聖耳。兩日聞本刹有大乘菩薩。四洲大力神王。色欲界主咸在擁護。故不敢唐突。今幸其行。始得修敬也。宣律師為之三歎。此一段話。未知出藏經何函何典。

天下萬物莫不本於大造。而柳獨列於二十八宿者。蓋柳寄根於天。倒挿枝栽。無不可活。其絮飛漫天。著沙土亦無不生。即浮水亦化為萍。是得木精之盛。而到處暢遂。其生理者也。其光芒安得不透著天漢。列於維垣哉。送行之人。豈無他枝可折。而必於柳者。非謂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鄉。正如木之離土。望其隨處皆安。一如柳之隨地可活。為之祝願耳。

日出海門

崇禎壬午。常熟孫光甫先生朝讓。備兵閩中。一日鄭芝龍治醵相招。為長夜之飲。至夜半。鄭曰。大人欲觀海中日出乎。孫諾之。遂引至舟中。連舸結舫。如履平地。揖登小閣中。設一卓二椅。旁僅可容童子五六人。供斟酒。歌唱久。而忽聞海中沸然有聲。一童曰。日將升矣。鄭命啟窗。囑孫只可視上。孫遙望。見水天一色。日初出海門時。甚大而色赤。隱然有人頭頂日輪而上。日漸高。人漸小。迨東方將白。回視其閣。已離舟四五丈。綴於桅竿之末。及至下閣。梯亦不過五六層。閣之攀緣升降。人不及知。其輕捷若此。○符瑞圖云。日有二黃人守者。宋景文詩。青帝回風還習習。黃人捧日故遲遲。以証所見非虛語也。